

# 甘肃永昌水泉子汉墓发掘简报

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

为配合国家重点建设工程,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2008 年 8~10 月对甘肃省永昌县水泉子汉墓群作了抢救性发掘, 共清理墓葬 15 座,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。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。

## 一 历史沿革及地理位置

永昌县位于河西走廊东部, 祁连山北麓, 地处丝绸之路要冲。《禹贡》记其为西戎地, 秦穆公时属小月氏, 汉初匈奴破月氏, 为昆邪王、休屠王占据。汉武帝元狩二年(前 121 年)昆邪王杀休屠王, 并率众降汉, 汉置武威、酒泉两郡, 河西入西汉版图。元鼎六年(前 111 年)在今永昌置鸾鸟县, 隶属武威郡, 此立县之始。东汉

更名显美, 初属张掖, 继属武威。晋仍为显美, 怀帝永嘉五年依焉支山改置焉支县。北魏亦称显美, 改属番和郡。隋开皇中, 县废, 大业初并入武威。唐神龙年间初置嘉麟县, 开元中置大斗军, 天宝时为吐蕃所陷。宋至道初复置嘉麟, 隶属于西凉府。景德中被西夏占领, 置永州。元灭西夏后设永昌路, 永昌之名始出。明置永昌卫。清置永昌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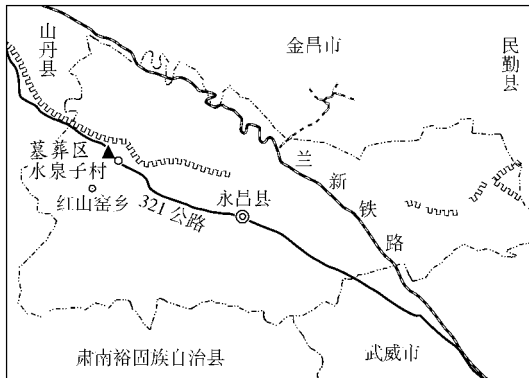
此次发掘的水泉子汉墓群位于甘肃省永昌县西北 39 公里的红山窑乡水泉子村西北处, 地理坐标东经  $101^{\circ}37'16''$ , 北纬  $38^{\circ}23'01''$ , 海拔高度 2294 米(图一)。

## 二 墓葬形制及葬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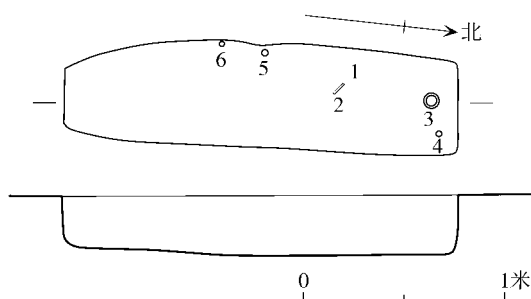
此次发掘的 15 座墓葬, 从形制上可分为 4 种, 即土坑墓、木椁墓、洞室墓、砖室墓。其中土坑墓 1 座、木椁墓 11 座、洞室墓 1 座、砖室墓 2 座。

1. 竖穴土坑墓 1 座(M1), 位于整个发掘区的最南边。方向  $355^{\circ}$ 。平面长方形, 墓葬开口线距地表 0.3 米, 长 1.96 米, 宽 0.5 米, 深 0.3 米。墓中未见人骨(图二)。

2. 洞室墓 1 座(M8), 位于整个发掘区的东边。方向  $355^{\circ}$ 。由地上封土、墓道、墓室等组成。封土残。墓道为平面长方形斜坡式。墓室长



图一 墓葬位置示意图



图二 M2平、剖面图

1. 漆器残片 2. 铁带钩 3. 铜镜 4~6. 五铢

方形,顶部坍塌,结构不明。墓室地表低于墓道,墓门处存一土台阶。墓室长3.6、宽2.1、深1.6米。不见随葬器物。人骨两具,位置散乱。

3. 砖室墓 2座(M4、M7),均为单室砖墓。

M4由地上封土、墓道、墓室等组成。方向 $180^{\circ}$ 。墓道位于墓室南侧,平面长方形,斜坡状。墓道内填黄土、沙石。墓道长3.2、宽1.63米。墓道南端为墓门,以大量石块封堵。墓门略残,券顶,宽1.63、高1.5米。墓室平面长方形,券顶,砖砌而成,长3.2、宽1.63米。两壁用平砖平砌,顶部以子母砖起券。地表不铺砖,后壁及墓门均被毁。墓室后部平行置两棺,墓门前横置一棺。随葬器物放置于墓门两侧。墓中原应有棺三具,只见残痕(图三)。

M7被盗严重,墓室结构毁坏。现存部分由地上封土、墓道、墓室等组成。方向 $340^{\circ}$ 。墓室平面长方形,砖砌,长5.06、宽1.74、现存深1.56米。两壁以25层方砖平砌而成,之上起券,顶部塌毁。地面铺长砖。因扰乱严重,人骨位置散乱,随葬器物残毁。

4. 木椁墓 11座,均为竖穴土坑木椁墓。个别墓葬地表有丘形封土,9座墓葬带长方形斜坡墓道,2座无墓道。墓道通常位于墓室前侧中间。墓门以大量的大石块封堵。墓道与土坑墓圻间有一过洞。

墓葬均先挖长方形竖穴土坑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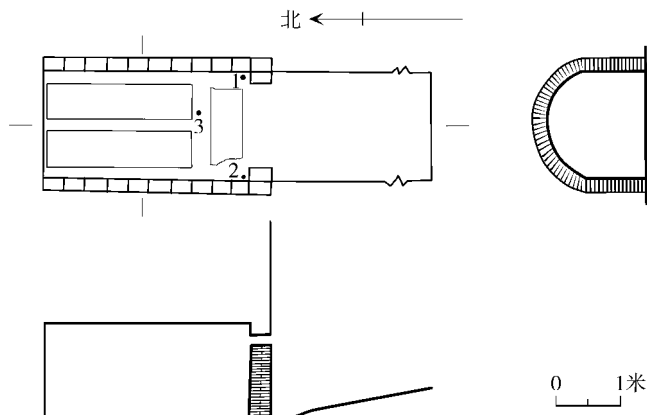
圻,沿墓圻四壁置木椁,墓椁两侧壁由纵向的原木削成方形后上下叠压堆砌而成,后端挡板同两侧壁结构,前端普遍用竖板插堵。椁盖用截成半圆的原木或方木横搭,底部为横向的薄板铺垫。

葬具均为木棺,8座墓为双棺,2座墓为单棺,1座墓无棺。大部分木棺保存较好。双棺均并列置于木椁后部,两棺间隙较小,有的紧靠在一起。木棺由底板、侧板、盖板等组成,棺板薄厚不等,未发现棺钉,均为榫卯结构。部分棺底铺垫草木灰。个别棺板上还发现有铭旌残迹,上敷彩绘人物、云纹等。

大部分墓葬的人骨保存完好,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,个别屈肢葬。

现择其代表墓葬简介如下。

M2 长方形木椁墓,墓葬由地表封土、长方形斜坡墓道、甬道、墓室等组成。墓向 $275^{\circ}$ 。墓道位于墓室西侧,平面长方形斜坡状,墓道内填土为黄土、沙石、砾石等。墓道长10、宽1.1米。墓道东端为墓门,墓门以大量的石块封堵。墓门与木椁间有一过洞(甬道),宽1.1、进深1.4米。木椁长方形,顶部由15根半圆形木块覆盖,出土时中间部分断裂,塌落严重。从残迹看,木块直径从0.26~0.42米不等。木椁四壁由横向的6根长原木上下叠压堆砌而成,两侧壁原木长约3.9、厚0.22米,后壁原木长2、厚0.22米。前壁木椁内、外两层,外层在高约1.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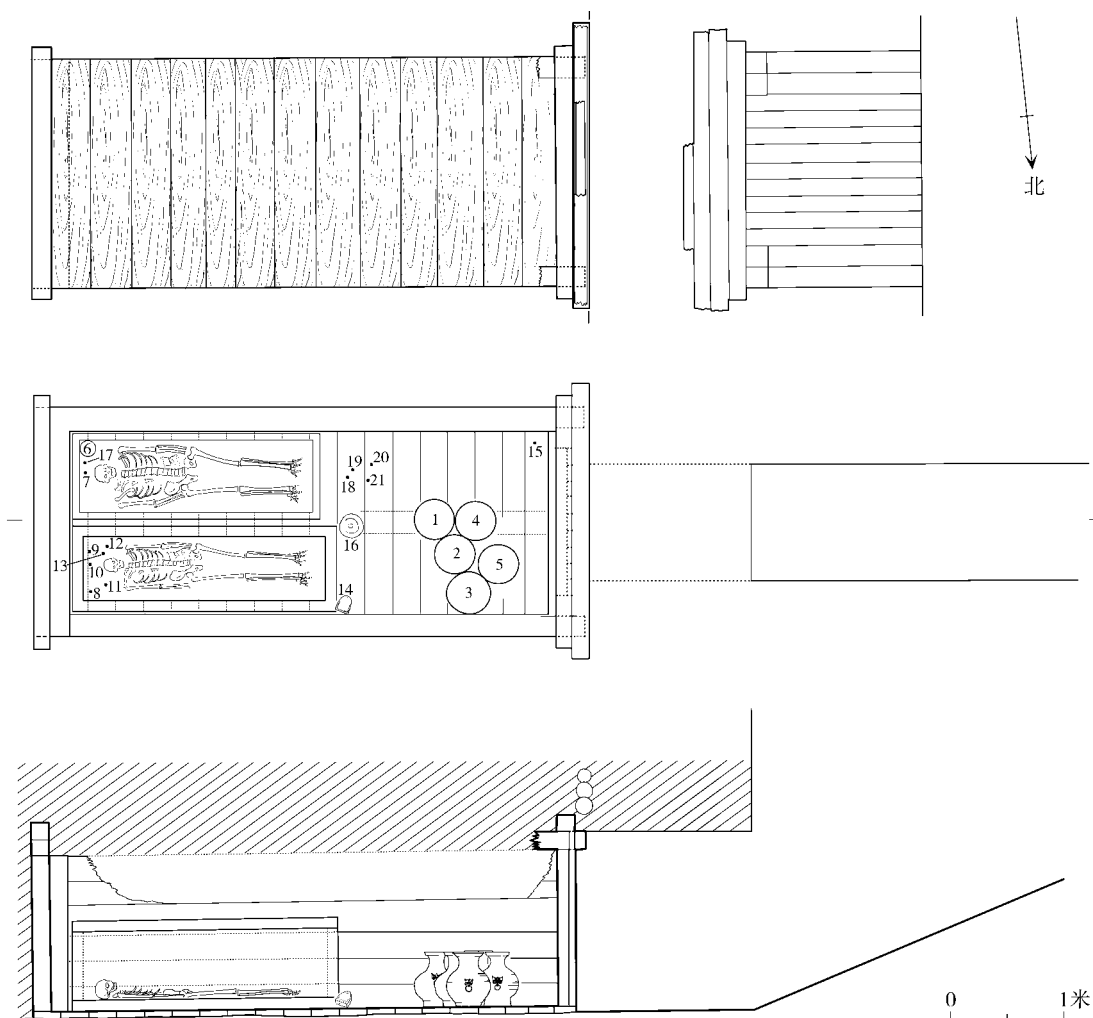
图三 M4平、剖面图

1. 陶灶(一组) 2、3. 陶盖

米的生土上挖凹槽,内置上下叠压的横木三根,横木长约2.4、厚0.16米。内层在高约1.5米处放置横梁一根,长约2.2、厚0.17米。横梁下部由13根竖板支撑并封门,竖板长(高)约1.45、宽0.14、厚0.05米。椁室东端并行放置两棺,南侧木棺长2.15、宽0.75、深0.5米。木棺被塌落的木椁盖板砸毁,出土时保存状况较差。北侧木棺长2.3、宽0.75、深0.6米,保存较完整,棺上原覆盖铭旌,其上彩绘人物、云气等图案,因保存状况十分差,仅能分辨个别形象。人物似为女性,梳高髻、着交领衣。木棺内各有

人骨一具,均仰身直肢(图四)。

M11 长方形木椁墓,单棺单椁。地表封土无存。墓葬现存长方形斜坡墓道、甬道、墓室等部分。墓向70°。墓道位于墓室东侧,平面长方形斜坡状,填土为黄土、沙石、砾石等。墓道长10、宽0.8米。墓道西端为墓门,用大量的石块封堵。木椁长方形,长2.8、宽1.3、深0.7米。椁口距地表1.3米。顶部由14根半圆形木块覆盖,出土时塌落严重,中间部分断裂。从残迹看,木块直径约0.2厘米。木椁四壁由横向的5根长原木上下叠压堆砌而成,两侧壁原木长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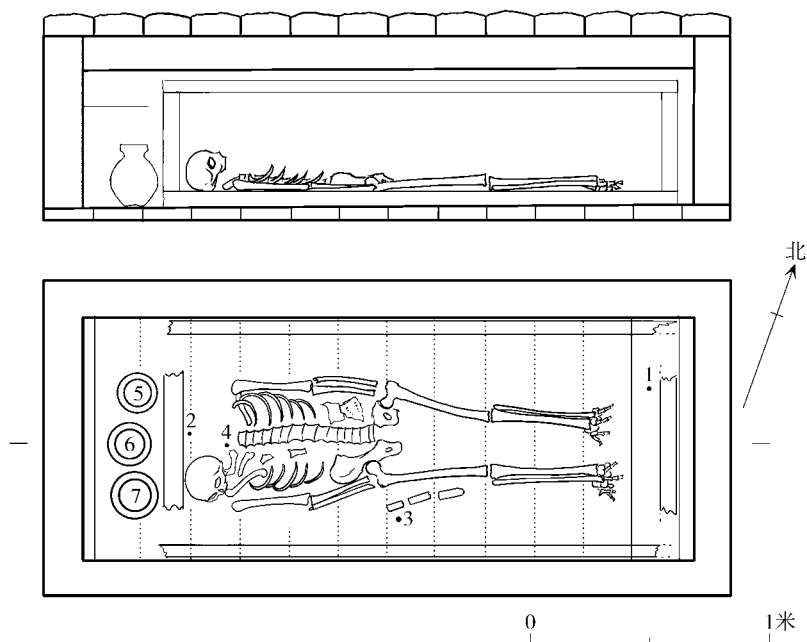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四 M2平、剖面图

1~5. 陶壶 6. 漆奁(一套) 7. 木簪 8、11、12、17. 木篦 9、13. 木梳 10. 漆盒 14. 陶灶 15. 铜当卢  
16. 漆器残片 18. 铜衔轭 19. 盖弓帽 20. 铜帽 21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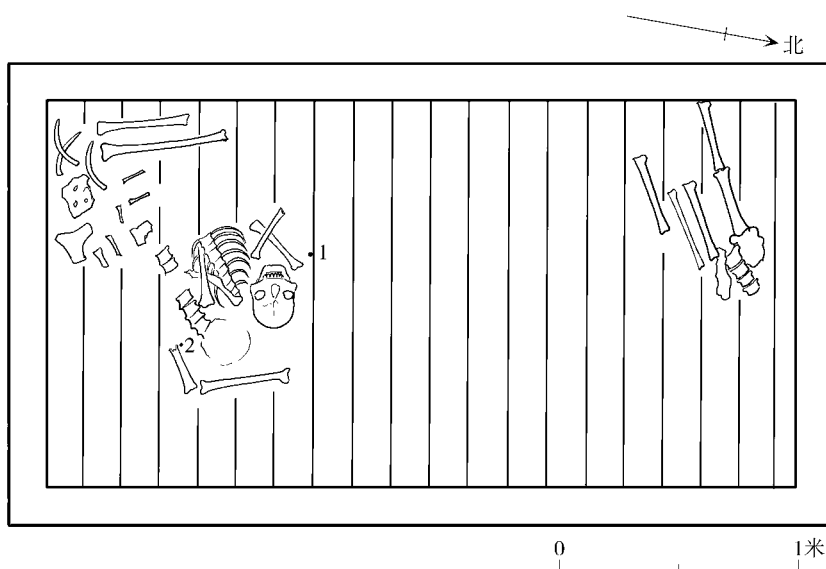
图五 M11平、剖面图

1. 铜环 2. 五铢钱  
3. 手握(残) 4. 颜料  
5~7. 陶罐



图六 M13平、剖面图

1. 漆器残片 2. 五铢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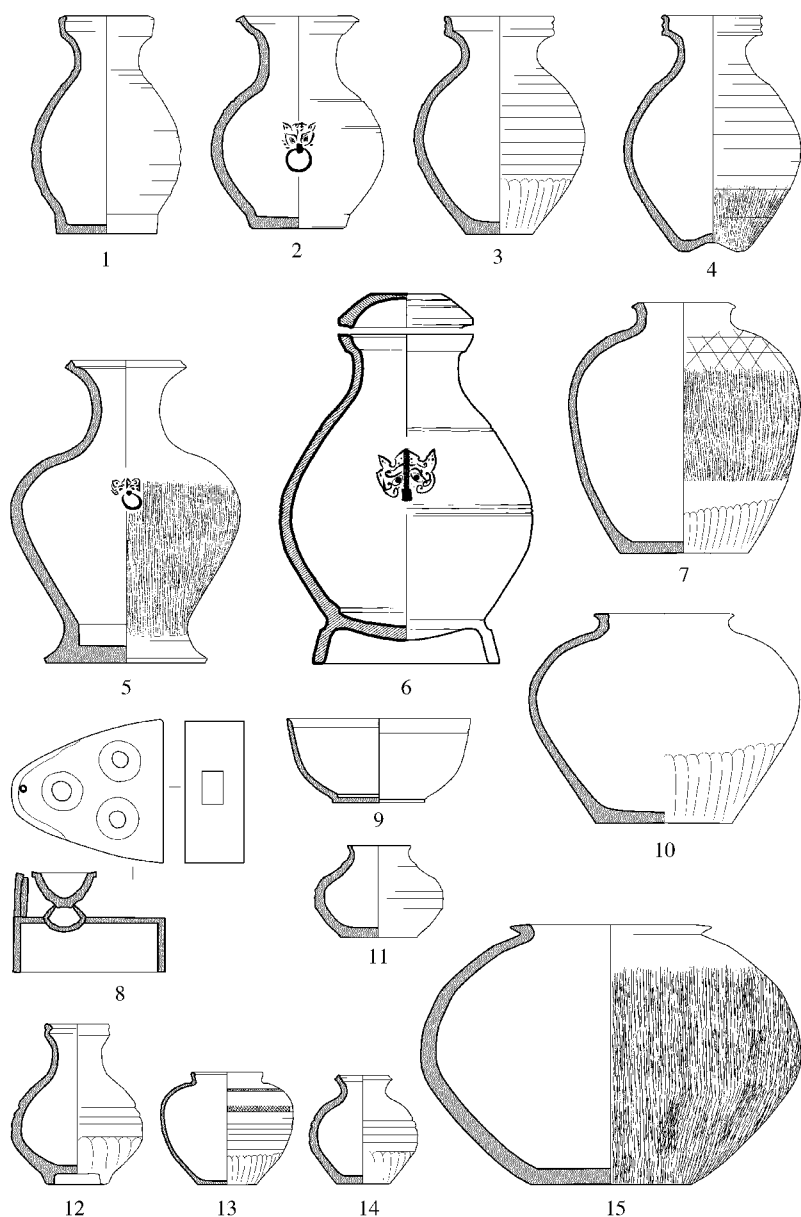
3. 厚 0.14 米, 后壁原木长 1.26、厚 0.14 米。前壁结构同后壁。底部铺垫薄板, 长 1.28、宽 0.2、厚 0.15 米。椁室中间置木棺一具。棺长 2.1、宽 0.55、深 0.4 米, 棺板厚 0.06 米。人骨一具, 仰身直肢葬(图五)。

M13 竖穴土坑墓, 地表封土无存, 无墓道。墓向 350°。单椁无棺。木椁长方形, 长 3.4、宽 1.9、深 0.6 米, 椁板厚约 0.15 米。椁底

距开口线 1.5 米。人骨散落于椁内东南及西北角(图六)。

### 三 随葬器物

15 座墓葬共出土随葬器物 123 件(组), 分为陶器、铜器、漆器、木器、铁器、石器、丝织品、木简等。陶器数量较多, 除 M1 之外, 出土随葬器物的墓中均有发现, 但各墓数量 1~10 件不



图七 出土器物陶器

1. A 型陶壶 (M5: 17)
  2. D 型陶壶 (M2: 3)
  3. F 型陶壶 (M11: 6)
  4. B 型陶壶 (M14: 14)
  5. E 型陶壶 (M6: 7)
  6. C 型陶壶 (M14: 15)
  7. E 型陶罐 (M14: 16)
  8. A 型陶灶 (M4: 1)
  9. 陶盆 (M6: 1)
  10. B 型陶罐 (M12: 4)
  11. F 型陶罐 (M9: 5)
  12. G 型陶壶 (M10: 9)
  13. C 型陶罐 (M5: 15)
  14. A 型陶罐 (M10: 6)
  15. D 型陶罐 (M3: 1)
- (均为 1/9)

等, 最常见的为 3~5 件。铜器有铜镜、车马饰等。漆器见于个别墓中, 多保存较差, 可辨识的为耳杯、盒、奩、盘等。木器有木梳、木篦等。木简出于 M5 中。

器物放置位置有一定的规律, 陶器主要放在棺外靠近椁前壁一端的空处或两棺之间; 漆器有的放置于棺外, 有的置于棺内; 钱币多散置于棺上; 部分棺上存有小型动物骨骼。

陶器 以泥质黑灰陶为主, 另有部分黄色

彩绘陶。器物组合以壶、罐为主, 另有灶、盆、盖等。

壶 18 件。以盘口壶为主, 分黑灰陶、黄色彩绘陶两种。依器形、陶色等的不同分为七型。

A 型 盘口壶, 平沿, 圆唇, 长颈, 肩部下溜, 下腹略鼓, 最大径位于下腹, 圈足。腹部凸弦纹。标本 M5: 17, 口径 11.6、底径 12、高 24.8 厘米(图七: 1)。

B 型 盘口壶, 平沿, 圆唇, 口沿上饰三

道凸棱纹。颈较直，溜肩，腹部圆弧，下腹弧线内收，底内凹。腹部饰弦纹或绳纹。标本 M14: 14, 口径 11.4、底径 7.4、高 28.2 厘米(图七: 4、八)。

C 型 盘口，平沿，尖唇，颈短粗，溜肩，鼓腹，下腹内收，圈足。个别存圆形器盖。器腹饰两道弦纹，上腹部对称饰二衔环铺首。器盖，盖腹较深，顶部中央略呈弧形凸起。器身上原绘黄色彩绘。标本 M14: 15, 口径 16.4、底径 22.4、高 39 厘米，器盖深 0.2 厘米(图七: 6)。

D 型 盘口较大，略外侈，斜沿，方唇，

颈直长，圆鼓腹。腹部对称饰二衔环铺首。标本 M2: 3, 口径 12.6、底径 10.8、高 25.4 厘米(图七: 2)。

E 型 口略外侈，重沿，方唇，颈直长，圆鼓腹，下腹内收，假圈足呈喇叭形。腹部对称饰二衔环铺首。标本 M6: 7, 口径 13.2、底径 19、腹径 27.6、高 36 厘米(图七: 5)。

F 型 整体器形同 B 型，腹部饰弦纹，下腹刮棱纹。标本 M11: 6, 口径 12.8、底径 8、腹径 20.8、高 26.2 厘米(图七: 3)。

G 型 盘口壶，斜沿，圆唇，长颈，肩部下



图八 B型陶壶(M14: 14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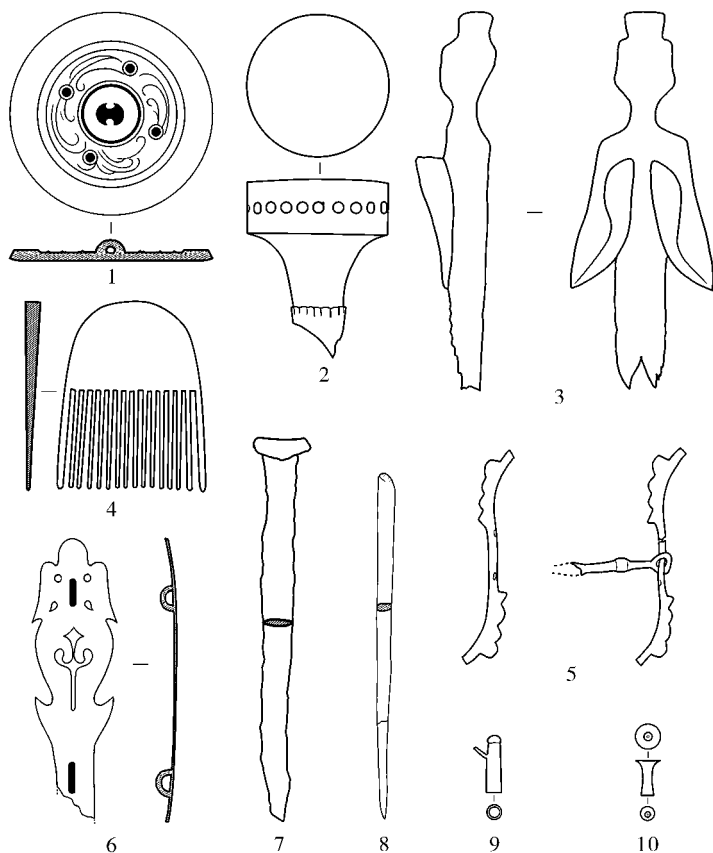
图九 G型陶壶(M10: 9)



图一〇 D型陶罐(M3: 1)



图一一 A型陶灶(M4: 1)



图一二 出土铜器、铁器  
木器、漆器等

1. 铜镜(M1: 1)
  2. 盖斗(M14: 2)
  3. 木桶(M14: 5)
  4. 木梳(M2: 6-4)
  5. 铜衔镢(M2: 18)
  6. 铜当卢(M2: 15)
  7. 铁削(M14: 10)
  8. 木簪(M2: 17)
  9. 盖弓帽(M2: 19)
  10. 耳(M6: 16)
- (3为1/6, 余为1/3)

溜,下腹略鼓,最大径位于下腹,下腹内收,小圈足。标本M10: 9,口径7.6、底径7、腹径15.2、高19厘米(图七:12、九)。

罐 31件,依器形等特点分六型。

A型 侈口,斜沿,方唇,短颈内收,下腹内收,平底。腹外饰凸弦纹,瓜棱纹。标本M10: 6,口径5.8、底径6.3、腹径12.8、高12.7厘米(图七:14)。

B型 侈口,平沿,圆唇,短颈,广肩,最大腹径位于上腹,下腹内收,存刮削痕,平底。标本M12: 4,口径16.4、底径16.2、腹径32.8、高25厘米(图七:10)。

C型 直口,广肩,最大腹径位于上腹,下腹内收,平底。标本M5: 15,口径16.5、底径14.4、腹径31.2、高27厘米。尖圆唇,颈部饰压印的网格纹,腹部凸弦纹,下腹刮削而成(图七:13)。

D型 平沿,尖唇,短颈,广肩,大鼓腹,下

腹内收,小平底。标本M3: 1,口径23.6、底径19、高31厘米(图七:15、一〇)。

E型 器身高大,似直口,尖圆唇,颈较长,广肩,下腹收,平底。腹部外饰绳纹,下腹刮削而成。标本M14: 16,口径12、底径15.6、高29.8厘米(图七:7)。



图一三 漆盒(M2: 6-2)

F型 近直口,平沿,方唇,短颈,溜肩,鼓腹,下腹内收,大平底。标本 M9: 5,口径 7.1、腹径 15.2、底径 8.5、高 11 厘米(图七: 11)。

灶 依形制不同,分两型。

A型 黑灰色陶质,模制。由灶面、灶身、灶门、火眼、烟墙等组成。灶面半圆形,素面。灶门窄长方形,不通到底部。烟墙弧形,半凸于灶面上,中间高,两侧略矮。三火眼,上置分体的甑和勺。甑方唇,宽平沿,沿略斜;斜腹,上饰凸棱纹;平底,底有 8 个钻孔。勺,泥制,捏塑而成,未烧制。标本 M4: 1,灶长 18、宽 15.2、高 6.6 厘米;甑口径 7.6、底径 1.6、高 4.4 厘米(图七: 8—11)。

B型 黑灰色陶质,模制。由灶面、灶身、灶门、火眼、烟道孔等组成。灶面半圆形,边缘饰网格纹。灶门窄长方形,不通到底部。烟道柱状,较矮,略凸出于灶面,中间一孔。三火眼,上置分体的甑和勺。甑和勺同 A 型。标本 M2: 14,长 23.4、宽 20、高 7.6 厘米。

盆 1 件(M6: 1)。灰陶,尖圆唇,直领,口沿处一宽边。上腹直,下腹略收,平底。口部内壁弦纹数道,外壁凹槽一道。口径 22、底径 11、高 10 厘米(图七: 9)。

盖 3 件。灰陶,盖腹较深,顶部中央弧形凸起,内饰数道弦纹。盖顶有一圆孔。标本 M4: 2,口径 10.8、高 3.2 厘米。

铜器 出土的铜器数量较少,有铜镜、铜环、盖弓帽、当卢、衔镡、铜帽、泡钉等。

镜 1 件(M1: 1)。四乳四螭镜。镜缘宽平,素面。桥型圆纽、圆座。四乳为圆珠样,将镜面分为四区,每区内各铸一螭纹。直径 8、缘宽 1.1、镜厚 0.4 厘米(图一二: 1)。

环 1 件(M11: 1)。圆形,直径 0.2 厘米。

当卢 1 件(M2: 15)。整体似马头形,鼻梁部分镂空,背面上下各有一半圆形纽。残长 11、最宽 3.5、厚 0.1 厘米(图一二: 6)。

衔镡 1 副。镡整体呈“S”形,两端较宽,边呈鸡冠状。从残状看,衔作两节式,中间以短棒

相连。标本 M2: 18,衔残长 4.3、镡长 8.8 厘米(图一二: 5)。

盖弓帽 9 件。身呈上小下大的筒状,半圆形顶,斜钩位于上部。帽身中空,残存有木渣。标本 M2: 19,长 2.5、直径 0.7 厘米(图一二: 9)。

铁器 见铁削、铁剑、带钩等。残破锈蚀严重。

削 1 件(M14: 10)。铜环,削身铁质扁平。残长 15.3、宽 2.4 厘米(图一二: 7)。

漆木器 出土数量较多,但保存较差,风化残朽严重,难以提取,个别保存较好。

漆器 奩、盒、盘、耳杯等。

漆奩有套件、单件之别。

漆奩 1 件套。由圆形奩及其内的盒等组成。M2: 6—1,奩,圆形,带盖,盖顶略鼓,圆唇,直壁,平底。外髹黑漆,内涂红漆,奩身直径 13.6、高 8.2、壁厚 0.1 厘米。奩盖直径 14.4 厘米。奩内套两方形小盒,一盒(M2: 6—3)盖呈半椭圆形,顶部略凸,成拱形,一侧呈斜坡状。外髹黑漆,内涂红漆。盒身长 7.8、宽 5.6、高 4.1 厘米,盖长 8、宽 5.8、深 5.1 厘米。一盒(M2: 6—2)身长方形,直腹直壁,平底。盒盖长方形,顶部呈梯状,髹暗红色漆,之上饰红色云气纹等。内装丝织品。盒身长 5.4、宽 2.7、深 3.3 厘米,盖长 5.6、宽 2.9、深 3.3 厘米(图一三)。

圆型漆盒 1 件(M10: 7)。残毁,无法提取。内墨书隶体“大王”。

耳杯 1 件(M10: 12)。保存较差,无法提取。长椭圆形,残长 14、宽 9.1 厘米,底部有墨书的隶体“张”字(图一四)。

木器 见梳、篦、簪、木俑、盖斗、木猪等。

梳 4 件。柄部圆形,栉齿侧视为楔形。标本 M2: 6—4,全长 7.4、宽 6 厘米,柄部半径 3.5、栉齿长 4 厘米(图一二: 4)。

篦 7 件。形制与木梳相同,栉齿细密。标本 M2: 6—5,全长 7.4、宽 6.5 厘米,柄部半径 4、栉齿长 3.5 厘米。





图一四  
耳杯(M10: 12)底部墨书  
“张”字



图一五 木简出土情况

簪 2件。刮削而成,棒状,一头尖细,柄部四棱形。标本M2: 17,长13.8、径0.3~0.8厘米(图一二: 8)。

俑 2件。刮削出直立人形,长头,上束发髻,细颈,最宽处位于腰部。标本M14: 5,高30、宽11.4、最大厚度4厘米。双手似拢于胸前,袖口宽大(图一二: 3)。

盖斗 1件(M14: 2)。顶部为圆形斗,环斗凿出榫眼,以装盖弓。斗下圆柱形,饰竹节纹。残长7、斗直径5.7、厚2.1厘米(图一二: 2)。

骨器 数量较少,有耳等。

耳 1件(M6: 10)。喇叭口状,束腰,中间穿孔。长1.4厘米(图一二: 10)。

其他 料珠、墨块、石板砚等。

墨块 1件(M5: 2)。圆饼状。直径2.8、厚0.9厘米。

石板砚 1件(M5: 3)。长方形青石片,表面光滑,上留墨迹。长14.3、宽5、厚0.2厘米。

木简 出土于M5中,集中放置于M5的东侧木棺上,因受坍塌的檸盖板和棺盖的挤压而受损,另外,加上墓地地下水位较高,墓室十分潮湿,木简出土时多残断(图一五)。

本次出土木简较为完整者有700多枚

(片),连同残损严重的残片一共大约为 1400 余枚(片),均为有字简,未发现素简。木简全部为松木材质,质地疏松,保存状况较差。

此批木简的长度约在 19~20 厘米之间,木简宽度约 0.6~2 厘米,厚度 0.1~0.3 厘米之间,其中部分简是因为沾叠挤压而变形。

经过初步整理,本批木简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,一为字书,二为日书。另外,还发现“本始二年”简一枚<sup>[1]</sup>,本始二年即公元前 72 年。

#### 四 小 结

据调查及发掘资料可知,水泉子汉墓群面积较大,分布集中,在现连霍高速公路东西两侧均存有大量的墓葬。2003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西气东输一线建设工程中就曾发掘了 98 座汉墓,表明此处是一规模较大的墓葬群。从此次发掘的墓葬形制看,竖穴木椁墓为主要类型,大部分墓葬带有斜坡墓道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墓道与墓室间存有一过洞,过洞内填大量的石块,起封堵作用,而石块之后为木椁的前壁,多采用竖立的木板插堵。双人合葬墓为主,葬式仰身直肢多见。壶、罐为主要的陶器组合。

竖穴木椁墓是先秦以来中原地区较为常见的墓葬形制,西汉时期仍然流行,并有向西北地区传播的趋势。西汉昭、宣时期,夫妻同穴合葬已逐渐成为中原地区主要的埋葬形式。新莽前后,墓中随葬器物不论瘞死者人数多寡,陶器往往只有一套。水泉子木椁墓大多夫妻合葬于一木椁中,与上述西汉晚期墓葬特征相似。随葬陶器也只有一套,且陶器形制以汉式为主,无论器形、制法都同于中原汉墓。西汉晚期、东汉时期,中原地区以新的空心砖墓、小砖墓等形式代替了传统的木椁墓。木椁墓向西北方向传播,成为西北地区西汉至东汉时期主要的墓葬形式之一,如青海上孙家寨汉晋墓群中的汉墓<sup>[2]</sup>、内蒙南部地区汉墓<sup>[3]</sup>等。从目前公布

的资料看,甘肃地区仅在兰州兰工坪<sup>[4]</sup>、古浪黑松驿<sup>[5]</sup>、武山东旱坪<sup>[6]</sup>等地发现少量木椁墓,且兰州地区木椁墓均为无墓道的竖井式。考虑到中原地区墓葬形制传至河西需要一定的时间,推测水泉子木椁墓年代为西汉末至东汉早、中期。此次发掘丰富了甘肃地区汉代木椁墓的资料,对明确汉代木椁墓在甘肃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。东汉时期,中原地区砖室墓替代了土洞墓、木椁墓,这种新的墓葬形式也被河西地区所吸收,水泉子券顶砖室墓单室、长斜坡墓道、多人合葬等情况,均符合东汉中期砖室墓葬特点,其年代应为东汉中期以后。

从水泉子墓葬看,河西的墓葬形制也存在一定的演变过程,即从简单的竖穴木椁墓、土洞墓向砖室墓发展,这种发展变化受到中原墓葬形制的影响,是在汉王朝开拓西北地区的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,显现了汉文化及其葬俗对河西的影响。

领 队: 吴 荭

发 掘: 吴 荭 张存良 魏美丽

绘 图: 孙明霞 魏美丽 张存良

摄 影: 吴 荭

执 笔: 吴 荭 张存良

[1] 出土汉简详细介绍见张存良、吴荭《水泉子汉简初识》,《文物》本期。

[2]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上孙家寨汉晋墓》,文物出版社,1993 年。

[3]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坚编著《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》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1998 年。

[4] 蒲朝绂《兰州汉代墓葬》,《西北史地》1992 年第 2 期。

[5]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《甘肃古浪峡黑松驿董家台汉代木椁墓清理概况》,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5 年第 7 期。

[6]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甘肃武山县东旱坪战国秦汉墓葬》,《考古》2003 年第 6 期。

(责任编辑: 刘 婕)

# 甘肃永昌水泉子汉墓出土木简



# 甘肃永昌水泉子汉墓出土木简

